

千年沐川草龙 文创拓展“新生”

■记者 张波



沐川草龙亮相沐川原生态山水实景剧《乌蒙沐歌》 沐川县融媒体中心 供图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沐川草龙代表性传承人陈焕彬与女儿陈丽燕来到乐山文庙,开展了国宝草龙趣味编扎体验学习活动,来自全市36位市民报名参加了活动。

草龙,曾经用以庆祝节日祥和与五谷丰登;进入新时代,沐川草龙代表性传承人制作草龙文创产品,开展研学体验,让沐川草龙以鲜活的形式走进生活。2023年,沐川草龙非遗进校园活动获评“四川非遗保护传承优秀示范案例”。

陈焕彬与女儿陈丽燕在编扎草龙



在乐山文庙参加趣味编扎体验活动的市民合影



沐川草龙的文创造型 受访者供图



化腐朽为神奇 赋予稻草“魅力”

在乐山文庙举行的编扎体验活动结束后,陈焕彬和女儿陈丽燕马不停蹄回到沐川草龙工作室。今年,全国各地的线上客户找他们定制了10余条40到60厘米长的文创礼品小草龙,都要赶在7月前交货。

54岁的陈焕彬告诉记者,他的祖上三代都会编扎草龙和舞龙。小时候,他最爱看爷爷和父亲用稻草编出神气灵动的龙,“每逢过年,他们要到乡镇上连舞几天草龙,非常热闹。”家传的手艺,让陈家在当地极受尊重。1986年,陈焕彬正式继承祖辈衣钵,成为沐川草龙编扎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沐川草龙是由稻草编扎而成的一种龙灯,又被称为黄龙。沐川草龙从当年收割的稻草中精选无斑点、呈金黄色的稻秆,经过熏蒸和烘干等环节,进行防虫防腐处理,直到颜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绿色和金黄色。

精选并处理好稻草后,需要用本地竹篾扎出骨架。陈焕彬在龙身上依次上草,通过编织、绕、缠等10多种工艺,逐渐显现出龙须、齿、舌、上颚、下颚、龙角、胡子、鼻及火焰等部位。

“最难的就是龙头、龙爪等部位。”陈焕彬说,一条30多米长的龙,仅龙头就要扎两个月。“这是最能体现龙逼真的部位。”用竹子和稻草,扎出龙的鼻子、鼓如铜铃的眼、责张的须以及尖锐的牙齿。覆盖龙身的稻草,剪出整齐的幅度,形成龙的鳞片。这种制作,没有草图可言,唯一可依仗的就是工匠们的悟性和日积月累的手艺。

沐川草龙,几经演变,由草把龙到网状龙再到鳞甲龙,日臻完善,形象逼真,独具艺术魅力。

为幸福而舞动 祈福丰收年景

在编扎草龙的同时,陈焕彬也特别喜欢舞龙。“唯有舞动的时候,草龙似乎才真的‘活’了过来,拥有了勃发的生命力。”

陈焕彬介绍,相传唐朝开国之初,李世民梦见自己乘草龙,身着黄袍,巡游神州各地。后来,李世民成为唐太宗,应了梦境。为了答谢草龙给他带来的瑞兆,他下令全国各地举行舞草龙比赛。在众多的草龙中,有一条草龙翻腾飞舞,灵性十足,一下引起了唐太宗的注意。

经查证,这条草龙由西蜀剑南道嘉州玉津县(今沐川县)进献,唐太宗御封玉津县为“草龙之乡”,称“群龙草为先”,草龙便成为了群龙之首。

从此,沐川百姓在春节、元宵、二月二“龙抬头”等节日,年年举办草龙表演,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颗粒归仓。而草龙表演作为一项传统文化活动,越来越受到当地重视。

沐川草龙表演奇特,数十名受过专门训练的强健汉子,涂上大花脸,身着赫色短裤、赤

裸上臂、头戴草帽、身披草肩、腰系草裙、腿扎草护腿、脚穿草鞋,在锣鼓音乐伴奏下,时而神龙摆尾,时而群龙朝拜,时而二龙戏珠,如云中蛟龙,开天辟地;如水中巨龙,翻江捣海,激情舞耍,充满古朴原始的韵味。

在表演中,陈焕彬更喜欢舞龙珠的角色,相当于队伍中的领舞。正是在龙珠的“逗弄”下,数十米长的龙才有了上下飞舞、腾云驾雾的各种动作,也将沐川草龙精、妙、奇、神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

创新非遗传承 文创拓展“新生”

致敬传统,又要紧跟时代脚步。

2003年12月,陈焕彬参与编扎的200.8米沐川草龙,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草编龙。2008年,沐川草龙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陈焕彬入选“国家级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名单”;2022年,陈丽燕入选乐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013年,沐川原生态山水实景剧《乌蒙沐歌》首演,沐川草龙在剧中“舞动金秋”环节中,以金色为基调,向众人展现独特的非遗风采。

除在本地舞龙,陈焕彬带着草龙曾先后60多次参加国

家、省、市级重大活动的表演和艺术展览,年均观看人数达10余万人次。表演多次被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中国文化报》、《四川日报》等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受到中外宾客的高度赞扬和追捧。

2017年,陈焕彬的女儿陈丽燕大学毕业后,跟随父亲学习草龙编扎。她另辟蹊径,研究文创产品,开发草龙吉祥物,将草龙缩小到30厘米;制作草编灯笼和草编台灯,造型精美,一经面世,深受年轻人喜欢。

为了使沐川草龙后继有人,该县还在沐川县中等职业

学校、沐川县实验二小组建“沐川草龙编扎舞耍基地”,陈焕彬与女儿常态化到校传授编扎技艺和舞龙技巧。此外,他们还前往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乐山市实验小学等多所学校宣传草龙文化,把这门制作技艺传授给更多年轻人。

如今,陈丽燕正着手改造沐川草龙工作室,配合当地打造的草龙主题旅游线路、亲子草编研学、舞龙体验等旅游项目,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引向文旅消费市场,让这项极具地方特色的非遗,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画家笔下的峨眉山

谭大鹏: 金殿辉煌耀峨眉



谭大鹏《峨眉金殿》

资料图片

■郭明兴

谭大鹏(1931—2000),广东高州人,古建筑画家,广州美术学院副研究员,广州文史馆馆员。

建筑山水画古已有之,古代称为“界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谭大鹏一生创作了大量古建筑画和城市风情画。

建筑山水画《峨眉金殿》系谭大鹏1999年创作。峨眉金殿又叫普贤殿,是峨眉山上的最高建筑,殿宇轩昂,飞阁流丹,雕梁画栋,高耸入云。金顶的得名,即来源于金殿。谭大鹏以独特的视角与庄重的笔墨,以单一的线条和淡墨色彩对比,采用散点透视形式,表现金殿建筑的外观格局与空间造型,体现出雄伟楼阁本身的外观美、结构美、风格美,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水墨建筑画”艺术创作,重在水墨艺术与建筑艺术的更多融

合。传统山水画的空间意识从神抒发写意,不拘泥于建筑本身的真实形态,而是从方面面去提炼其形态风姿。谭大鹏的《峨眉金殿》抛弃了一般建筑画的刻板与机械,在法度严谨、娴熟自如的笔墨中,采用写实性、装饰性、夸张性等艺术形式,通过聚散、虚实、浓淡、干湿等艺术处理,使乏味的建筑呈现出灵动、清逸、优雅意味的意味。云上金顶,重峦叠嶂,松柏苍翠,殿宇辉煌,群鸟高飞,溪流潺潺,四周云雾缭绕,恍如仙境一般。画面既准确地表现了峨眉金殿的恢宏气势,又特别注重金殿周围环境景物与色彩的搭配,寄寓了峨眉金殿更为深远的山水意境。

在中国画坛,谭大鹏的建筑山水画可谓独树一帜。2006年5月,谭大鹏遗作展在广州举行,一百多幅作品展示了他杰出的艺术成就。

盖碗茶

“博物馆+” 关键要有互动创意

■田闻之

“博物馆+剧本杀”,会碰撞出什么火花?近来,洛阳古墓博物馆大火了一把。据悉,其组织策划的实景互动解谜游戏《忘川遗书》,依托古墓元素和历史背景设定多条故事线,让观众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观赏,围炉无数。无独有偶,此前国家典籍博物馆打造的“故纸修复师·碎丹青”,引导游客以修复工作者的视角切入,通过解谜方式品读古籍修复故事,让人直呼“玩不够,根本玩不够”。

曾几何时,博物馆的人设多为“高冷范”。它们或浓缩厚重的历史,或荟萃行业的精华,莫不是知识富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之所以人流不旺,固然有文化门槛的因素,但更多则在于不会互动,自缚手脚。展品摆放整整齐齐,典藏丰富多样,但观众要么只能走马观花,要么硬着头皮读说明,逛一圈下来,枯燥又疲惫。久而久之,除非文博爱好者,其余人等便不自觉地“且行且离”,渐行渐远了。如此一来,于大众文化休闲方式而言,是一次遗憾的减法,对文博资源来说,也是极大的闲置和浪费。

如今,博物馆纷纷祭出“新玩法”,无疑是有益尝试。纵观那些人气场馆,大开脑洞的创意、科技感十足的呈现、沉浸交互式的推

演,其核心突破也正在于“互动”。不再停留于“我展你看”的单向输出,而致力打造“你来我往”的双向对话。可能是一封信件,可能是一个谜面,借由一个个游戏道具、一段段新奇剧情、一次次逻辑推理,就能让人们一步步走进历史深处,走到文物身边,融入多元场景。此刻,典籍不再是几本厚厚的册子,文物不再是静默不语的摆件,“穿越时空的连接”,直观而生动地赋予人们逛馆新体验,也让博物馆焕发勃勃生机。

博物馆诞生,源于维护人类共同记忆之需。作为文化载体,它充当着历史的发言人,其实也是时代的讲述者。将珍贵记忆传承下去,不能总是高高在上、孤芳自赏,必须更好进入人的心灵。或借助于时兴休闲场景,比如创作“剧本杀”、编辑网络短视频、开启电视直播等形态,把故事讲得更加生动;或引入最新科技支持,比如数字化文物保护、3D数字文物呈现、人工智能讲解等,目的就是构建历史与现实的联结,让二者碰撞出情感的火花。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自身特色,每一座博物馆都将营造它的文明诗意。

今天,我国博物馆数量已达6000多家。让民众获得知识的增长、心灵的滋养,这是一笔宝贵的资源,也值得更丰富的打开方式。

寻访乐山非遗传承人